

一粒糖里的文明史

——读季羨林《糖史》

○ 明伟方

厨房里那勺白糖,恐怕做梦也想不到,自己会被一位老人盯了十七年。

这位老人叫季羨林,一生精通十几种语言,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这些“冷得掉冰碴”的古语,他张嘴就能说。按理说,这样一位大学问家,晚年该去写些惊天动地的大题目,可他偏偏选了“糖”。可读完这部七十余万字的《糖史》,你会恍然大悟:他选的分明是一根能把整个人类文明串起来的细线。

故事的起点,是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季羨林在德国学梵文,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俄文里的“糖”,发音像一家人。再往源头一追,全指向梵文里一个古老的词。按照语言学规律,一个国家原本没有的东西从外国传进来时,往往连名字也一起打包进口——就像中文里的“咖啡”“可可”一样。由此他大胆推测:欧洲原本没有糖,糖是从印度途经波斯一路西行传到欧洲的。一颗种子就此埋下,一埋就是四十多年。

到了1981年,命运递来一把钥匙。一张被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残卷辗转送到季先生案头,背面写着一套制糖方法,其中“熬割令”一词,难倒了许多中外学者。某天,季先生猛然顿悟:这不就是梵文里那个“糖”字的音译吗!谜底一破,残卷通读无碍——原来这是一份唐朝时期印度熬糖法的“说明书”。他惊喜若狂,一篇论文就此问世,随后便是十七年的穷追不舍。

这十七年,季先生下了真正的“笨功夫”。糖的史料稀薄如晨雾,散落在正史、佛典、方志、笔记、中外游记里,几乎无从下手。没有索引,没有捷径,季先生自嘲用的是“最简单、最原始、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”——一本一本地翻,一页一页地看,专找“蔗”和“糖”两个字。八十多岁的老人天天往返于家和北大图书馆之间,风

雨无阻。有时半天捞不到一条有用资料,嗒然而归;有时偶得一句,便如获至宝。他说自己像在“大海捞针”——但捞针的人,得先有把整个大海翻个遍的倔劲儿。

而这一追下去,竟牵出一段文明交流的生动图景。中国先秦时期就有甘蔗,但人们只会嚼着吃、榨汁喝;真正的熬糖术,是贞观21年唐太宗派人到印度摩揭陀国学来的。可中国人从不满足于当学生——学成之后“色味愈西域远甚”。更妙的是,明代中国工匠发明出“黄泥水淋脱色法”,把褐色的糖液滤成洁白如雪的砂糖,这技术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到印度。于是印度语里管白糖叫“中国的”。你送我熬糖法,我还你白砂糖,一来一往之间,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,就这样被一粒粒甜蜜的晶体记录了下来。

所以季先生才说,写《糖史》,“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,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”。糖从贵族药柜里的奢侈品,变成寻常百姓茶碗灶台边的日常之物,靠的不是某一个民族的独门绝技,而是无数次“你学我、我超你”的往来互鉴。这便是这部书最动人的立意——文化交流,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。

今天我们捧读这部大书,读到的何止是糖。它是“以小见大”的典范: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日常之物切入,铺展出中国、印度、波斯、阿拉伯、南洋乃至欧美的宏阔画卷;它也是一面镜子,照见一位老学者如何在故纸堆里一坐十几年,用最笨的办法做最硬的学问。在人人追逐“风口”的今天,这份“人弃我取”的定力,或许比任何结论都更值得玩味。

那一小撮白色的晶体里,溶解着敦煌的驼铃、贞观的诏书、明代的黄泥,也溶解着一位老人十七年的灯光。甜,原来是有历史的。

小时候读书,多半是为了应付考试。老师在台上讲,我们在下面记,书是书,人是人,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。读完了,合上书,脑子里没留下什么,倒像完成了一件差事。这样读书,不能说没用,不过确实没什么乐趣。很多人从学校出来,就再也不想碰书了,大概是缘于从一开始,读书就被当成了负担。

直到某一天,你偶然翻到一本书,读着读着停不下来了。可能是一句话戳中了你,可能是一个故事让你放不下。你开始盼着有空闲,盼着能接着读。这时候读书,没有谁逼你了,是你自己想读。你有了喜欢的作家,有了翻旧了还舍不得扔的书,甚至在书页边上写下自己的想法。这就是“好之”,门推开了一条缝,光透进来了。

从那以后,读书渐渐变得不像“读书”了。你在图书馆一抬头,天已经黑了;读到好句子,你舍不得读完,故意放慢速度,犹如含着一颗糖。等车的几分钟、睡前的半小时、下雨天不出门的整个下午,都成了读书的好时候。书慢慢长进了日子,不再是额外的事,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时候你还在门里走,还在往深处去。

真正走到底的人,不再觉得自己“在读书”,因为读书就是生活本身,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读完了不记得多少,只是心里满满的。读到会心处笑出声来,在书里遇见另一个自己,合上书的时候,人变得温柔了。这就是“乐之”,不是书里有什么黄金屋,而是读书的时候,你的心是澄澈的。

回头看看这“三重门”,其实都在自己心里。第一重,书是工具,用完就放,这是“知之”,尚在门外徘徊。第二重,书是朋友,可谈可静,这是“好之”,已登堂入室。第三重,书是自己,读与不读,心都在那里,这是“乐之”,门已消失。孔子说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讲的正是这个意思。遗憾的是,很多人一辈子停在第一重门外,

读书的『三重门』

○ 瞿杨生

把读书当任务,自然看不到后面的风景。

好在总有人愿意推开第二重门,让兴趣带路,让好奇作伴。他们未必读过多少书,但至少有一两本真正走进过生命,融进了日子。而真正走到第三重门的人,读书已是本能,不用刻意,不用标榜,一天天过着,一页页读着,就这么简单。

这三重境界,讲的哪里只是读书呢?知道的人活在概念里,爱好的人活在趣味里,快乐的人活在欢喜里。读书的“三重门”,终归是一个人从书里找到自己,又把书读成生命的过程。

一重一重推开门,光一层一层照进来。到最后,门没有了,书也没有了,只剩下一个在岁月里安静欢喜的人。不急不躁,不怨不尤,手里有书也好,没书也好,心里都亮堂堂的。读到这个份上,才算真正读懂了人生这本书。

连载 173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这样,卢楠便在大名住了下来。每天,张大中处理完公事,便把谢榛、卢楠或者是哪个属官聚在一起,谈诗论文。吃饭喝酒,由大名府官员轮流做东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,这天,几人正在喝酒,张大中接到顺德知府李攀龙的一封信,说是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,因公要来大名,要张大中好好款待。

张大中、谢榛同时站起,兴奋得拍了三下桌子。张大中说,今年大名府的运气好,名士云集了。

谢榛说,元美能来大名,把我乐坏了。同知说,知府大人,我们同僚每人出五两银子,好好接待王大人吧!

张大中想了想,说,也好。卢楠说,我可以出二十两。

张大中说,不让你出了。等我们去浚县时,你再做东道主吧。

六月十一日,王世贞及其随从到达大名。到府衙拜会张大中后,便找了一家客舍住下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三日,王世贞与张大中在大名监狱待了三天,完成公务。当天晚上,张大中设宴,为王世贞接风洗尘。参加者,有谢榛、卢楠,还

有府衙里的几位官员。

还是在大名酒家。谢榛看到的王世贞,虽然成了地方官,但更加干练、成熟了。王世贞聪慧的眼睛放着光芒,举手投足是那样的干净利索。谢榛感叹:真的是浊世之佳公子。

元美,在大名见到你,非常高兴。谢榛握住王世贞的手。

茂秦兄,我也很高兴。谢榛把卢楠往王世贞面前一推,说,元美,你能猜出这个人是谁不?

王世贞眼珠极快地转着,看着卢楠。卢楠也好奇地看着王世贞。

次梗!王世贞把手伸了出去。卢楠说,元美,你怎么知道是我呢?我们以前没有见过。

王世贞说,茂秦给我说过,卢生的一双眼睛,亮如寒星、光若剑戟。我凝视你的眼睛,便知道你是次梗。

张大中说,好了,好了,大名士们,你们还想喝酒吗?

谢榛说,喝,没有酒我们还能活吗?于是,酒宴开始了。

让谢榛感觉变化的,是王世贞的酒

量增加了不少。从张大中开始,谢榛、卢楠、同知、通判等人一人一杯敬王世贞酒。稍后,卢楠一次敬他两杯。但是,没事,王世贞像没有喝酒似的。

王世贞回敬张大中后,回敬谢榛。他与谢榛碰响杯子之后,一饮而尽。然后,王世贞悄悄地说,茂秦老哥,在京师时,小弟对你有点误解,态度冷淡,还望不要介意。

谢榛说,老哥惧于威权,于椒山一事没有尽力,现在想来很是惭愧。

王世贞说,后来我理解你了:你没有功名,经不起折腾。

卢楠又敬王世贞酒了。王世贞喝干后,说,次梗之赋,远远超过李梦阳、何景明。你的赋繁丽浓至,是伊门第一手。

卢楠听了,立即产生知音之感。王世贞接着说,你的诗,特别是古体,如春水横流,奔放纵逸。

卢楠说,元美,你我第一次见面,可不能光说好。有什么不足的地方,不妨说说。

王世贞说,你的诗能放而不能收,可以说是缺少归宿。

卢楠猛地站起,把一杯酒一下喝干,大声说,听了元美的准确评价,我当浮一大白。

大名府的官员,上自知府下至照磨,无不听得目瞪口呆,深深赞叹:名士,不愧是名士!

第二天,李攀龙带着两个随从,从顺德赶到大名。看看时辰,刚交午时。于是,他先去驿馆见了王世贞,后便去府衙见了张大中、卢楠。

李攀龙握着卢楠的手,热情地说,次梗之赋,我看了无数遍,才气横溢、才气横溢。你的诗我虽然看得少,但古朴、纯真,一下子就能吸引我的眼睛。

卢楠笑笑,说,于鳞是诗坛领袖,一船人还得指望你这个舵手把握方向呢。

哪里,哪里,现在我的兄弟星散各处,很难形成大的气场了。可恨严嵩老贼,把我们兄弟赶出京师。

卢楠安慰道,风水轮流转,严嵩不可能一直占着首辅之位。说不定哪一天严嵩垮台,你们兄弟又可以齐集京师了。

但愿这一天快快来到!

(未完待续)